

撰文 巴纳比·罗杰森 (Barnaby Rogerson) 摄影 汤玛斯·布朗 (Thomas Brown)

COVER VERSIONS

精“妆”封面

19 世纪末，英国书商詹姆斯与玛莉·李·特雷加斯吉斯 (James 及 Mary Lee Tregaskis) 向全球装帧大师提出了一项饶有趣味的挑战——要他们向公众展示“现代”的书籍装帧技艺与昔日不相伯仲。

整整 73 册书籍都分别装在带衬里的黑色皮革防护盒中，只能通过简单的数字和来源地进行分辨。我曾无数次见过它们，无论是目录上的图解还是阅读留下的批注，然而，此刻拿在手上，即使在馆长办公室的暗淡灯光下，它们绚丽的色彩及创意仍然令人惊艳。我打开一个又一个盒子，随后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我已经眼花缭乱了，打开下一个盒子之前，我无法做出轻率的比较。每一本书都是独自装帧，丝毫没有受到其他影响。虽然它们最终都会一同展示，并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让每一位参观者投票选择最喜欢的装帧书籍。每一次打开盒子，我的心情都像小孩子从圣诞袜子里掏礼物，或考古学家发掘宝藏一样激动不已。

这项任务在 1894 年一家伦敦书店举行的国际书籍装帧展览上发布。来自 27 个国家的至少 76 名装订商都收到同一印刷文本，即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翻译的《The Tale of King Florus and the Fair Jehane》。寄出的文本全部都在装帧后送回，除了 3 本之外（一本在希腊地震中遗失，一本在萨克森火灾中烧毁，一本在邮递中丢失）。由于书本的文字格式及大小相同，因此，人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工匠的装帧技艺。袖珍本的尺寸（约为现代平装本的大小）也带来便利，人们可以想像在图书馆以外的地方翻阅这些精美装帧的书籍，或将它们置于卧室书架上珍藏，或在果树下阅读。

装帧大师们各施各法，其作品（即使在 120 年以后）依然甚具创意，同时亦是对 2,000 多年传统装帧工艺致意。73 本书中每一本都承袭了世代相传的工艺，延绵 60 余代：师傅向学徒传授工艺，后代既延续过去的传统，亦努力融入自己的技艺。而基本上使用的都是相同工具及材料。

现在，小印刷社或装订商的装帧工作通常都是由一位店主（也是装帧师傅）带一位学徒助手完成。不过，一百年前，装帧行业包括一系列颇为不同的工序。印刷商送来的文本通常会先解装，然后由女工按装帧师的要求重新缝缀，但装帧文本的主要构架工序，即“折页之后到包封面之前的装订程序”，由男工负责。书页边缘的镀金工作由另一组男工负责，而顶部的包装丝带按惯例则由女工编织。设计工作可能由自由艺术家承担，但皮革包覆纸板、烫金纹饰及封面封底扉页则由不同的装帧师傅负责。这里，还没有提及搜寻不同级别的摩洛哥皮革并进行鞣革及着色工序，还有选购土耳其扉页纸、丝、嵌板压印金属铸模等。不过，即使在 19 世纪的全盛时期，仍然有传统工匠眷恋着过去“真正的日子”。当时，装帧一级真皮圣经的装帧师傅会找来 2,000 块小牛皮，从中挑选出毫无瑕疵的 250 块。

特雷加斯吉斯典藏之所以与众不同有多个原因，首先是保存完好无缺，近乎原貌，这是它的第一个历史“意外”。这全亏一位慷慨的赞助人、



约翰·赖兰德（John Rylands）的遗孀，她在那次展览结束后立即买下整套藏品，随即赠予她所支持的慈善基金会。在她坚毅持续的努力下，这个基金会最终成为了一间世界知名的图书馆（位于英国曼彻斯特）。其次，这个典藏的出现适值古代装帧工艺传统与个体工匠包办工序前的转折期。其三，它是一个“工作项目”，而不是一个由国家图书馆董事局委员会筹办的计划，它是伦敦 High Holborn 街 232 号 Caxton Head 书店特雷加斯吉斯夫妇的心血来潮之作。

玛莉·李·特雷加斯吉斯是最先想到定期举办展览为书店做宣传的人。她不但懂得图书贸易，也热爱这门生意。她还是最早向收藏家推荐购买现代初版书籍的经销商之一，并每隔 3 周向私人客户邮寄图书目录。她第一次展览规模并不大，只有 6 本装帧书（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的《水孩儿》（The Water Babies））。随后 1891 年的展览规模就大多了，共展出了 36 位欧洲装订商的作品，吸引了 2,000 位参观者。不过，1894 年的展览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为此，她扩大展览范畴，网罗全球的传统装帧手艺。从选择新开办的凯姆斯考特出版社（Kelmescott Press）的文本，足见她品味高雅。该出版社复兴古老的印刷技术，特别采用了木刻板将蘸满浓墨的字压印在纸上，而不用商业印刷机以平板大量印刷小字，密密麻麻填满纸张。这家印刷



前页：加拿大钉珠、貂毛缀边书签是对该国皮革贸易的肯定，钉珠为美洲原住民所佩戴。
下图：带上光剪纸工艺和银叶封面波斯德黑兰展品。
对页，由上到下，由左到右：特雷加斯吉斯夫妇邀请 27 个国家装帧师设计的封面，包括瑞典皮革镶嵌封面；意大利烫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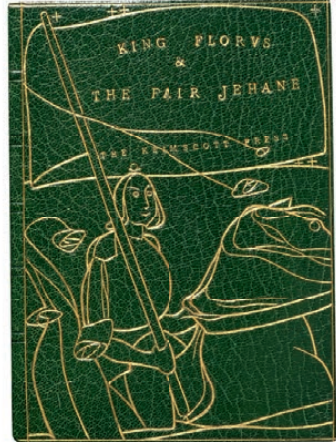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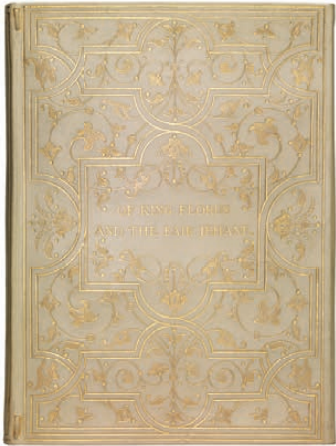
纹饰设计封面；德里绸缎装饰封面；日本丝绣蝴蝶封面；来自伦敦装订商的两个封面；突出“Fair Jehane”形象的丹麦封面；德国驼色小牛皮封面；马德拉斯深红丝绸封面；伦敦的针织绸缎封面；中国真丝刺绣封面；莱比锡手绘羊皮纸封面。

社由集艺术家、设计师、作家于一身的莫里斯创办，他与前拉斐尔派兄弟会（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的艺术家合作，为工业化社会重新注入手工艺的靈魂、技巧及尊严。特雷加斯吉斯夫人购买了约 80 套平装本，送到她精心挑选的装帧师手上，要求他们把成本控制在两英镑以下（约相当于今天的 200 美元）。他们负责把纸张拼合、缝合，装帧成传统的硬皮书脊（连接装订与缝合的内页）。这与当时盛行的现代装帧方法截然不同。自 1820 年以来，书本主要采用“空心书脊”的装帧方法，为新兴文化阶层提供看起来很气派，容易打开，也方便阅读的书本，但由于纸张及纸板缝合处的根本缺陷，无法保存到百年以上。

有的装订商想要借此宣传并竭尽心力，甚至用上了镀金、丝绸以及华丽的扉页。有的则谨守两英镑的规限。

作为出版商、作家和书籍收藏家，我评价图书封面时自有一套标准：包括与内文的联系、选材的耐用度及标题的清晰度。这些标准虽然要根据不同文化有所权衡（在亚洲，装帧书籍历史比西方世界第一份手抄本要早几百年），但是，必须要有创新的热望，表达艺术个性，并创造出独特的作品。从日本丝绣蝴蝶到加拿大的蛇皮钉珠，不同装帧工艺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效果，令特雷加斯吉斯的收藏散发恒久的价值和吸引力。当时的展览非常成功，连维多利亚女王也要求在温莎城堡私下观赏，大收宣传之效。由于不少人要赶在结束前看展览，玛莉·李甚至笑着抱怨，观众多得让她不得不不再买一块新地毯了。

离开约翰·赖兰德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那是书本的殿堂，书本知识的学堂）时，我惊叹于这 3 位妇女相互发挥的影响力，让我们今日可以欣赏到这些作品。她们中一位是寡居城堡的女王，一位是利用丈夫经营棉花厂的财富来建立世界级图书馆的慈善家，还有终日忙碌、脑海里充满推广书店的巧思妙计的玛莉·李·特雷加斯吉斯。✧



附加图片：COURTESY OF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MANCHESTER